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幻小说的文化价值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SCIENCE FICTION
NOVELS IN CHINA AND UZBEKISTAN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3-21-393-399>

Rasuleva Nigina (妮吉娜)

塔什干东方大学汉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99890 9661114

nigina1@hotmail.com

Wechat ID: niginam11

摘要：中乌两国都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之间建立的邦交关系和友好往来，成为睦邻友好的坚实基础。中乌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种合作造福于两国人民，得到两国人民的支持。中乌两国在国家发展壮大道路上一如既往地合作，必将掀开两国友谊灿烂的新篇章。教育领域合作一直是中乌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学生交流、汉语教学、跨地区交流、联合考古考察、艺术作品双语翻译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学和乌兹别克斯坦文学的共有体裁之一。本篇文章研究了两国科幻作品的异同，明确科幻小说类型在两个国家中不同的文化价值，分析了科幻小说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并给出了适当的科学结论。

关键词：科幻小说；价值观；比较文学；问题反思；

Abstract: China and Ukraine are both countries with long histories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Over the centuries,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friendly exchange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good-neighborly friendship.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kraine in various fields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benefits the people of both countries and has the support of the two peoples. China and Uzbekistan will continue to cooperate on the road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nd will surely open a splendid new chapter i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Uzbekistan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new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student exchanges, Chinese teaching, cross-regional exchanges, joint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s, and bilingual translation of artistic works. Science fiction is one of the common genr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Uzbek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cience fiction work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larifies the different cultural value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genre in the two countries,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cience fiction novels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gives appropriate scientific conclusions.

Keywords: *science fiction; valu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flection on issues;*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91 年 12 月 27 日承认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两国于 1992 年 1 月 2 日建立外交关系。30 年在国家间千年友好交往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现代国家关系已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两国已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建立了互利合作。

今天，双方保持高度政治互信，持续推进贸易、经济、投资、科技、交通、农业合作，密切两国人民人文交流。

教育领域合作积极发展，通过部门间渠道支持学生和实习生交流。乌兹别克斯坦多所著名大学，特别是塔什干国立东方学大学、乌兹别克斯坦世界语言大学、撒马尔罕国立外国语学院等都将汉语作为第一外语授课。乌兹别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早承认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独立的国家。深入研究中国是汉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发展汉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于 2014 年 9 月 3 日发布了关于在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开设汉学系的“PP-2228”号决议，制定了完全符合新的国家标准的学科项目和课程体系。

塔什干孔子学院是 2005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开办的第一所孔子学院，也是中国在中亚国家开办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塔什干孔子学院的成立是为了执行 2004 年 6 月 15 日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签署的“关于在塔什干合作开办孔子学院”协议，以及为了实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阁于 2004 年 7 月 19 日批准通过的第 338 号“关于进一步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措施”的决议。中国兰州大学和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分别是这所孔子学院的中方和乌方合作伙伴。

述国际协议委托塔什干孔子学院执行以下任务：汉语教学，其中包括给学习中文的学生与汉语教师提供帮助；汉语教学及研究支持；举办汉语比赛；面向学生及老师组织汉语水平考试（HSK）；举办文化和语言交流；为申请中国大学奖学金的学生提供帮助与支持。

塔什干孔子学院最主要的任务是教授乌兹别克学生（中学和大学）汉语，为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师提供培训，编写汉语教材，加深乌兹别克人民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的了解。

至今，有 26 名高素质的汉学家、8 名来自中国的志愿教师和 18 名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的教师在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已有 8000 多名学生曾在塔什干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孔子学院每年接收超过 800 名来自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还有各国外交官和商务代表的子女。

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不仅需要发展政治、经济关系，还需要发展科教、文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关系。

一、科幻的价值

文学具有民族性，它是每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学活着，民族就活着。人民的历史生活和心态特征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内容，创造了独特的民族形式。文学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平台，更是一个世界的平台，它向世界人民开放，是保证国家、人民和伟大艺术家相互合作、达成共识的因素。

想象力可以被认为是一切艺术的开端。它出现在宗教、神话、童话等文学题材中。在人类发展的初期，奇迹般的图像几乎成为表达世界总体观念的唯一方式。因此，想象作为小说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小说在现代社会产生、发展和存在的主要原因。神话作为一种原始思维和幻想的形式，与现实中不可能的超自然现象结合在一起。另一种古老的集体创造力流派无疑是童话故事，它也是科幻小说的主要来源，它毫无真实性，将读者带入最不可思议的奇幻小说世界。¹

科幻概念的正确分类问题一直是科学家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科幻小说还被称为浪漫小说、奇幻小说、不寻常小说、充满奇迹的小说等等。我们今天使用的“科幻小说”一词最初是在雨果·根斯巴克的《惊奇故事》杂志中使用的。1812 年，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亚·雪莱创作了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此后，这一文学流派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经历了“黄金时代”、“新浪潮运动”、“赛博朋克”等几个阶段，到 20 世纪下半叶，成为主要分支之一的文学奖项。²

在幻想中，奇幻的图像和事件、纹理情境以及令人惊叹的人类想象力的奇迹世界被描绘在与现实、生命真相相对立的艺术作品中。幻想与其他文学艺术体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形象的场域不是实际存在的生活，而是从普遍的生活视野中产生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事件都被严重改变和夸大，令人惊讶地反映。幻想的目标和任务不仅是人类的梦想，而且是对未来危险的警告和给

¹ Wolfgang K. Inside out: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Publ., 1993. 208 p.

² 罗长青。《中国当代文学概念与文学史写作》。科学出版社，2017 年。

人审美的愉悦。众所周知，科幻小说的主要特点是理性。作者不是用各种神秘的奇迹，而是用科学的图像来塑造作品的艺术景观。

传统上，科幻小说是一种充满奇幻和科学思想的文学流派。更具体地说，在科幻文学中，世界的原始形象是按照逻辑进行分类的。在科幻小说中，叙述通常基于一个或多个科学假设（这些可以是时间机器、太空中超光速旅行的现象、“太空隧道”、心灵感应现象等）。

日本的阿部卡博、美国的史蒂芬·金、彼得·瓦茨和艾萨克·阿西莫夫、加拿大的罗伯特·查尔斯·威尔逊、波兰的斯坦尼斯拉夫·莱姆、中国的刘慈欣等人可以说是当代科幻小说作者的代表。

在承认乌兹别克斯坦小说中自古以来就存在虚构元素的同时（例如，A·纳沃伊的名著《哈姆萨》中提到的怪事、乌兹别克民间传说中的飞毯、镜子世界等），也应该认识到：真正的科学小说体裁直到 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文学中。

在当代乌兹别克斯坦文学中，塔希尔·马利克、胡多伊别尔迪·托赫塔博耶夫、霍贾克巴尔·沙伊霍夫的某些作品可以被视为小说体裁作品的成果。

二、中国科幻状况

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发展时期在 20 世纪。在研究分析西方科幻小说的过程中，这一时期创作的科幻小说中的“知识与真理的话语”和“梦想与传奇的话语”将中国科幻分为两种类型：

（一）启蒙传统。分为两种：梁启超科学精神的启示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科学知识启蒙运动；

（二）娱乐传统，即在神话故事传统和文学商业化趋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为了满足市民娱乐的需要，向煽情故事转变。以科学的名义，证明神灵和鬼魂的虚假性，这类似于美国科幻小说的通俗科幻。³

直到 1920 年代初，中国文坛才产生了大量的科幻小说。清末新闻出版的兴起，报刊杂志的出现，是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物质手段。它们不仅为科幻小说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启迪了中国人的科学思维。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由于五四时期开明精英的强烈批判以及中国内政的动荡，纯粹以追求新颖为基础的科幻小说创作明显衰退。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类小说在内地几乎绝迹，却被香港作家倪宽、黄易继承并得到了新的发展。香

³ Chen Xiaomin. Tendencii noveyshey kitayskoy literaturi (Trends in recent Chinese literature). Moskva, “MIK Shans” Publ., 2019. 583 p.

港浓郁的市民氛围和消费主义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武侠、侦探、言情、科幻融为一体的大众科幻小说。在中国大陆，进入新时代后，随着网络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创作科幻小说的娱乐传统才得以复兴。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中国最著名的科幻小说有老舍的《猫城笔记》、徐竹岱的《万能的艺术》和顾俊正的科幻小说集《人间梦》。

1939 年以来，顾俊正创作了《和平之梦》、《伦敦瘟疫》、《北极之下》、《变性》四部科幻小说，奠定了他在科幻界的地位，标志着那个时代科幻小说写作的顶峰。

中国进入四化建设热潮时，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着科学的春天，科幻小说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发展高峰。叶永乐与郑文光、童恩正、刘醒世并称为“四钻”，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作家。郑文光的《飞向天马座》是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揭示了波澜壮阔的星际探索故事。王晓达的《海浪》、金涛的《月光岛》等作品都表现出浓厚的民族精神。⁴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由于学术偏见，中国科幻创作在“文体整理”中被打上“精神污染”垃圾的标签，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科幻创作被封杀，只有四川科普文学版和上海青少年科普版均设有“科幻”栏目。

20 世纪 90 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幻小说获得了新的生命。不仅科幻出版物数量增多，王晋康、韩松、何曦、刘慈欣等“新一代”科幻作家也已形成，科幻是一种流派已成为普遍共识文学。

三、乌兹别克斯坦的状况

乌兹别克斯坦祖先几千年前生活在洞穴墙壁上的图画是想象的产物，或者说我们的史诗，即民间口头创造力的例子，也是想象的产物。幻想与创造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与之齐头并进。

在书面文学中，菲尔达夫西的《沙赫诺玛》运用了科幻的力量，纳沃伊的史诗也广泛运用了这个方向。

首先，科幻作为文学的一个元素、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现在，这个方向被认为是文学的一个完整的、独立的部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科学取得了进步，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提高了。科学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创造了无限的便利、科学的创新。这些发明给社会带来了救济，也带来了危险。人们不仅对现在感兴趣，而且对展望未来、了解未来事件感兴趣。这种

⁴ Wolfgang K. Inside out: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Publ., 1993. 208 p.

浓厚的兴趣促进了奇幻文学的繁荣。这种浓厚的兴趣促进了奇幻文学的繁荣。这一流派于 20 世纪中叶在世界文学中得到发展，但在 60 年代末进入乌兹别克文学。

现在，科幻小说在乌兹别克文学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独立体裁。如果我们把这个初始时期称为小说的春天，那么霍贾克巴尔·沙伊霍夫 (Hojiakbar Shaikhov) 就被认为是这个方向的燕子。

乌兹别克斯坦文学的科幻方向发展于 20 世纪。乌兹别克斯坦新文学中首次使用科幻元素是阿卜杜拉夫·菲特拉特的《Qiyamat》、《Abulfayzkhan》、阿卜杜拉·卡霍尔的《从坟墓里传来的声音》、Khurshid Do'stmuhammad 的《Jajman》等作品中都观察到了这一点。此外，胡多伊别尔迪·托赫塔博耶夫 Xudoyberdi To'xtaboyev 和塔希尔·马利克等作家也为乌兹别克文学中冒险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两国对比研究

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科幻小说各方面都在进步，越来越美。2015 年，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小说《三体》获得美国雨果奖，为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科幻小说各方面都在进步，越来越美。进入世纪之交以来，下一代奇幻作家一直是中国奇幻文学的主力军。

在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近年来，中国小说作家的“主角”发生了诸多变化，开始影响文学主流。大多数科幻作家在作品中都使用奇幻事件，而刘慈欣在他的小说中则使用了更现实的故事。《三体》被认为是《过去地球的记忆》三部曲的第一部，但中国读者将整个三部曲视为第一部。该作品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刘慈欣是第一位将其书翻译成英文的科幻作家。正因为如此，读者对这位中国艺术家的这幅作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刘慈欣的小说反映了中国人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作品的内容。⁵

小说作者与读者分享了他的童年记忆，比如饥饿、宇航员第一次飞上太空、文革、在煤矿工作的父母、明亮的夜空。在跨文化的空间语境中，刘慈欣的小说反映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熟练运用编程语言的心态。⁶

目前，对于正在创作现代乌兹别克文学的科幻作家的作品的需求量远高于往年。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作家的作品不仅在乌兹别克斯坦而且在海外大量出版。阿卜杜卡尤姆·约尔多舍夫 (Abduqayum Yo'ldoshev)、马夫柳

⁵ 王本朝。《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年。

⁶ Fan Bocun. Istoriya sovremennoy populyarnoy literaturi Kitaya (History of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 Moskva, "MIK Shans" Publ., 2016. 480 p.

达·伊布拉吉莫娃 (Mavluda Ibragimova) 等科幻小说作家的作品发表在俄罗斯杂志《东方之星》上。这一流派的另一位伟大作家是阿卜杜哈基姆·法济洛夫 (Abduhakim Fazilov), 他致力于复杂科幻小说的创作, 同时被认为是讽刺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值得赞扬的著名科学作品的作者。1983 年出版了小说集《东方转折》, 1987 年又出版了小说集《命运之轮》。作者用乌兹别克语和俄语写作。他的小说作品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捷克语、波兰语、立陶宛语、哈萨克语和印地语。阿卜杜哈基姆·福济洛夫 (Abduhakim Fazilov), 正在成功地将乌兹别克斯坦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俄语。

在新时代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幻作家的“主角”——幻想家以及去年普雷特佩莱的巨变, 对所谓主流文学有多大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幻作家倾向于回归科幻小说本身, 试图使自己的作品多样化。进入 21 世纪,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奇幻小说日趋成熟和多元化。新一代及后续一代科幻作家构成了世纪之交中乌科幻文学的主力军。他们可以探索本土化或现代性, 或接近科幻小说的世界水平, 成为世界科幻史上的一股动力和一道亮丽的风景。

参考文学 (REFERENCE)

1. Buyarov D.V, Kuznetsov D.V *Sovremenniy Kitay i ego okrujenie (Modern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s)*. Moskva, “URSS” Publ., 2014. 440 p.
 2. Chen Xiaomin. *Tendencii noveyshey kitayskoy literaturi (Trends in recent Chinese literature)*. Moskva, “MIK Shans” Publ., 2019. 583 p.
 3. Duan Baolin. *Kitayskaya narodnaya literature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Moskva, “MIK Shans” Publ., 2019. 391 p.
 4. Fan Bocun. *Istoriya sovremennoy populyarnoy literaturi Kitaya (History of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 Moskva, “MIK Shans” Publ., 2016. 480 p.
 5. Talese G., Lounsberry B. *Writing creative nonfiction: The literature of reali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College Div” Publ., 1995. 339 p.
 6. Wolfgang K. *Inside out: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zm in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Publ., 1993. 208 p.
 7. 萧建亨。《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 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1 年版。
 8. 罗长青。《中国当代文学概念与文学史写作》。科学出版社, 2017年。
- 王本朝。《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